

香奈儿



封面：可可·香奈儿，曼·雷 (Man Ray) 摄于 1935 年。
© Man Ray Trust/ADAGP, Paris 2003

CHANEL

策划：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 ◉時尚
责任编辑：潘笑竹
执行编辑：史行果

Original Title: CHANEL PERFUME
Copyright © Éditions Assouline,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服装 / (法) 鲍多著；星辉译。—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1
(香奈儿)
ISBN 7-5032-2754-0

I. 服... II. ①鲍... ②星... III. 服装—简介—法国
IV. F76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134695号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4518号

书名：香奈儿
作者：弗朗苏瓦·鲍多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本地化制作：罗盘汇典
印刷：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6年4月第一版
200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155mm×215 mm 1/32
印张：2.5
印数：2500册
字数：16千
定 价：298.00元/套 (共三册)
ISBN 7-5032-2754-0/TS · 204

中国旅游出版社网址：www.cttp.net.cn
中国旅游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65201174 85166504/6506/6517/6508

时尚杂志社网址：www.trendsmag.com
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发行部电话：
65229900-4609/4610/4611

香奈儿

弗朗苏瓦·鲍多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時尚
TRENDS

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样，香奈儿女士的一生就是一则传奇。她经历了5个不同阶段的人生（5是她的幸运数字），虽然她每一个阶段的生命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始终被一条隐形的线串连着，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各个阶段，而这条线就是：风格。香奈儿的风格，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时尚流行中屹立并保持领先。香奈儿的精神，是简约、协调，以及独具优雅鉴赏力的特殊品味。

香奈儿生命中的第一个阶段：1883年8月19日，香奈儿出生于索缪(Saumur)，法国卢瓦尔河谷区域的一个城市。她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由于没有身份数证明文件记载她的出身，因此，嘉柏丽尔·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的身世就成为一个永远的谜。稍长，她住进奥巴辛(Aubazine)的一所修道院，在那里，修女要求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在修道院充满回音的圆型屋顶下，做缝纫的工作。她在那里学习合宜的举止，过着几乎和修女一样朴实严谨、但也同时沉默和孤寂的生活。当外面的世界即将进入20世纪，位于科雷兹省(Correze)的这个小城，时间却好像还停留在中世纪缓慢的生活节奏里。

香奈儿

奈儿人生的第二阶段始于穆朗城（Moulins）。这个有着军队驻防的城镇有一间酒吧，香奈儿在那里驻唱，并且以“Coco”这个艺名渐渐打开了知名度。她这个年轻女孩身材纤瘦，眼睛乌黑发亮，脸庞清秀并有着高挺的鼻梁。如此的外貌和周围其它的歌手比较起来，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那时，她不但为自己赢得名声，还拥有许多爱慕者的追求。这些人当中有的有钱，有的有名，而通常名利兼具的人会想要和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交往。当时25岁的Coco，拥有美貌和好身材，她急切要提升自己，进入另一种她向往的生活。而艾提安·巴勒松（Etienne Balsan）在这时出现了，成为她交往的对象。来自巴黎市郊上流社会的艾提安，是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而且没有当时一般男人对社会阶层的势利看法，他对Coco的敬重和热情，就像他对于纯种马的狂热一般。如果我们试着要给香奈儿女士的第二个人生阶段一个象征，无可避免地，我们会联想到马，因为她的朴实、优雅与几近军事化的利落造型是她给人的一贯印象。而在马鞍上，她学到了她人生后来一直信奉的真理：时时保持轻松的态度，永远不要执意强求。

香奈儿所从事的马术训练与高级订制服，两者都展现了低调的优雅，她更将这种内敛的风格品味传递给了她的追随者。有谁能比拥有众多从事高级运动有钱朋友的香奈儿女士更能细微观察这个充满男性沙文主义和英式作风的世界？鲍伊·卡柏（Boy Capel）是这些人当中最潇洒而且也是最聪明的一位，他成为她的情人，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成为她的知心密友（他的早逝对香奈儿女士而言，象征着一个爱情上的未完成式，一个永远的遗憾）。交往中，鲍伊·卡柏很快就了解到这个骄傲又美丽的Coco真正热爱的只有工作，而且不仅限于她当时所做的那些工作而已。这个年轻女

子想要的是用她的双手、她的头脑，以及她非常精准的品味，开创出一片天地。于是香奈儿决定要成为女帽设计师，这个转变也为她开启了一条通往自由的大道。

 提安·巴勒松慷慨地提供了一间位于一楼的单人公寓，让Coco作为工作室。她那些依然流连在众多护花绅士陪伴下、过着舒适生活的女性朋友们，开始穿戴她最早期的作品，她们认为这样是在对她施予恩惠。她创作的黑色珠饰平顶帽或优雅的女学生百褶裙，在这些女性友人眼中，常常是嘲讽多于赞美。然而，当时的世界正在改变，而Coco也正朝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对那些沉醉在“美好时代”(*Belle Epoque*)、用羽毛、蕾丝与珍珠把自己装扮得光彩夺目、穿梭在美心餐厅的巴黎女性而言，香奈儿的设计显得过于简单。“永远没有太过流行的问题。”香奈儿在1961年12月号的《*Jour de France*》杂志中如是说道。虽然在当时她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她的这种意志开启了一种流行新思潮，而且这个思潮将影响深远。

现在到了香奈儿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她选择了位于法国北部海岸的杜维埃(Dcauville)，这个地方有她钟爱的海洋、骏马与情人，也是她发迹、成长与茁壮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月，杜维埃海滩上多了一个遮阳蓬上饰有“嘉柏丽尔·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字样的精品屋。其中不但有风格极简却高雅的帽子，这位年轻的女帽商也已经开始设计一些灵感来自于工人和水手的衣着、设计简约的服饰。这些线条流畅、穿着舒适且易于搭配的服装，非常适合休闲或运动时穿。然而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下，能够欣赏与接受这些衣服的人寥寥无几，香奈儿女士似乎是在

为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设计。不同于其它女人的嗜好，香奈儿喜欢户外运动，喜欢在海边游泳，喜欢把肤色晒得黝黑，还喜欢穿着炫丽又与众不同的服饰，在温泉小镇的舞会和赌场中玩得汗流浃背。对男人而言，她是一个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亲密玩伴。然而，她很快便会证明她的能力其实远在这些男人之上。

体态纤细、带点阳刚个性、有着古铜肤色的Coco，从男人的服装中汲取到许多灵感。她经常穿着大学生风格的轧别丁斜纹防水风衣，或是像当时的渔夫般穿着白色斜纹的深色开襟毛料外套。她同时也把女人裙子的长度变短了，这也让她步履轻快地登上时装行业的高阶，很快成为引领时尚的佼佼者。那时，没有人察觉到她正在酝酿香奈儿式的独特风格和香奈儿式的经典优雅，她正在为时尚界创造不朽的“香奈儿时代”。同时期的毕加索（Picasso）刚刚完成了画作“亚维侬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也已经谱出“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乐曲；迪亚吉列夫（Diaghilev）则成立了他的俄罗斯芭蕾舞团。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们全都成为了她的朋友？当人们带着优越感，笑看这位纤细且反传统的女人时，有多少人能预见，她刻意营造的低调奢华，和她喜欢的极简风格，将会成为最精致也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精英主义，这股影响力甚至影响着未来50年全世界女性的衣着，甚至她们的思想及行为。

此 时，从前有着特权的贵族们开始怨声载道。国家即将征收他们的所得税，让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再象从前一样。女人逐渐获得了解放。在战争期间，她们取代男人在工厂工作。而且为了防止发辫

被机器绞住，她们索性开始剪短发。社会也变得日益工业化。速动，而非一般的运动，成了新的休闲活动。到处可以看到跑车疾驰而过，飞机在蓝天翱翔，蒸汽船破浪急速前进。而鲍伊·卡柏就是这种典型的“忙碌新男人”。这位身为年轻女帽设计师的情人、人生伴侣以及财务赞助者的男子，与那些流连于林荫大道和塞纳河畔游手好闲的巴黎老派绅士截然不同。在英格兰长大的他，靠着战争时销售法国铁路使用的煤炭而致富。后来他却逝于一场车祸，葬身在自己的跑车轮下。

如同牡蛎必须经过痛楚才能产生珍珠一样，突如其来噩耗让香奈儿再次面对孤独，然而体验过这些磨难的Coco，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强。即使深陷于煎熬的困境里，她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以迎接未来的挑战。这一次香奈儿似乎做了正确的抉择。她小心翼翼地掩饰她那孤儿的凄惨身世以及形同交际花的不堪过往，这意味着她抹掉人生整整十年的岁月（在她的自传中，这十年就仿佛消失于无形）。之后，穿上自己设计的服饰，她看起来也年轻了10岁。

当她在1910年搬到巴黎的康朋街（rue Cambon）时，世界也似乎在等待着她大展身手。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她在康朋街21号开了一间配饰店。顾客蜂拥而至。短短几年间，她又合并了同一条街上的27、29与31号店面。她最早经营的时装店中，直到现在还挂着她的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级订制服如同今日的高级成衣般，变成主要产业，以满足富裕的中产阶级客群的需求。香奈儿成为女性竞相仿效的目标，女人为了她投下巨额的金钱，彼此争奇斗艳。年轻的Coco早已准备好应付这种局面，并且终将赢得这群客户的青睐。

在

她自己的象牙塔世界里，香奈儿拥有一间从未就寝的公寓（她的卧室在康朋街对面丽兹酒店套房里），楼上是她很少离开的工作室。米黄色的大门上，依然还可以看到未随着时间逝去而消褪、带着专横语气的“女士专用”（*Mademoiselle Privé*）字样（虽然并没有指明，谁是这位女士）。以黑体字书写的这行字，守卫着她的这个专属空间，似乎象征了她另一段人生旅途的结束。

此时的香奈儿再次放弃了所有追求个人快乐的希望（因为她知道她想要追求的更多），将自己投身于事业和生意的策划之中。虽然当时还带有一些羞怯的香奈儿对自己的影响力并非信心十足，她却在法国“疯狂年代”（*Les années folles*）期间，使整个巴黎都着了魔。接下来，谁能预言她的性格和她的创作将会带来什么影响？Coco那时对马球比赛也只是一知半解，在许多需要了解、学习的事物上，她却已经位居在裁判的地位。

这

时，是米西亚·塞特（Misia Sert），典型“美好时代”的缪思女神，引领Coco进入巴黎艺术圈。香奈儿首先结识了尚·考克多（Jean Cocteau）、雷蒙德·哈第盖（Raymond Radiguet）、巴黎“六人组”（*Les Six*）以及“屋顶上的牛肉”（*Boeuf sur le Toit*）的成员。接着她认识了塞吉·里法（Serge Lifar）、克里斯蒂安·布拉德（Christian B é rard）、荷西·马利亚塞特（José Maria Sert）、勃莱士·桑德拉（Blaise Cendrars）、皮埃尔·瑞佛帝（Pierre Reverdy）、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博得特家族（Bourdets）、博蒙特家族（Beaumonts）、朱汉多家族（Jouhandeus）……所有这些用现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都争着想要见见这个让沃斯（Worth）、

帕坎 (Paquin) 和伟大的保罗·博瑞特 (Paul Poiret) 都俯首称臣的奇女子。香奈儿把女人的身体从紧身蕾丝胸衣和衬垫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恢复自然体态。她可以从画中的埃及舞者、古希腊牧羊女和穿着女学生长罩衫、在乡村漫游的野孩子身上找到灵感。她与米西亚相互品头论足，完全抛弃上流社会那套穿衣哲学、用各自的方式展现独特的女性美感。许多女性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来自于普罗大众的衣着灵感、同时又充满创意和艺术性的新时尚风格。“Poor Chic”，正是对付那些传统上流社会势利看法的最好答案。

香奈儿精简的线条风格证明：“怎么穿衣服”比“穿什么衣服”更重要；衣服的完美线条，可能比漂亮的脸蛋更吸引人；穿得讲究或过度讲究，不等同于穿着好看；社会阶层的顶端，其实是无产阶级。香奈儿认为青春不需要说出来，而是应该随处可见。不论是静静地坐着、在车中、在街上行走或是举手投足间，都会自然流露出来。青春是一种观念想法，而非外在的服装衣着。事实上，随着时代并进的实用性才是她风格延续的最主要原因。

除了她在流行观念上引领时尚，她也大胆地以自己为模特儿、演绎自己的时装创作，这也让香奈儿从30多岁开始，便用她的理念影响时尚界。她曾说过：“我设计运动服装其实是为了我自己”；“我开创时尚风格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二十世纪的女性”。在香奈儿之前，流行精品设计师只是个产品供货商。香奈儿把自己提升到和她的客户一样的尊崇地位，虽然事实上她并不愿意与一般的客户们见面。然而善于行销的她，经常会邀请一些尊贵的贵妇们到她的时装店来，她像是一位公主一样，在她的皇宫里展示她的服装，销售她的珠宝。

“我是个说实话的谎言家”——尚·考克多 (Jean Cocteau) 这句自相矛盾的话也许正是香奈儿人生故事的写照。受生命中男人的影响，她让自己的风格更加丰富。流亡海外的俄罗斯狄米崔大公爵 (Dimitri) 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戚。他将这个声称自己是来自法国奥弗涅省 (Auvergne) 普通商人家庭的香奈儿带进拜占庭皇室雕像与巴洛克辉煌珠宝的世界。香奈儿从中得到许多创作的灵感。她不仅将模仿图案发扬光大地运用在小礼服上，同时开始收藏精致的贵重珠宝。例如，她大胆地以珍珠项链搭配斜纹软呢外套，与西敏公爵 (Duke of Westminster) 一起骑马。与西敏公爵一起共度的10年间，Coco领会到巨大财富的力量，也体验到与名门贵族一同生活所带来的聚少离多、两地相思和孤寂。“西敏是个优雅的人，他从未有过什么新东西，我还得出去替他买鞋。25年来，他始终穿着同样的夹克。”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评语是非常香奈儿式的。她用顽皮的幽默结束了对他的描述：“太有钱和身材太高一样，都是一种缺点。太有钱的人，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幸福；而身材太高的人，不容易找到长度合适的床。”

在她有生之年，这种类似格言式的语句，始终是Coco特有的机智表现。香奈儿年轻时曾与一名优秀的诗人皮埃尔·瑞佛帝 (Pierre Reverdy) 交往，造就了她喜欢运用格言说话的习惯。皮埃尔是立体派艺术的创新者与先驱，Coco与他维持了长久的友谊关系。这个伟大的人才有着多到用不完的机智话语，而Coco适时地利用了他的才智。她会用零碎的时间写下句子，然后皮埃尔会帮她修改或完善。对于这些格言，皮埃尔总是有着无数的巧思。Coco曾用自己无产阶级的论调对沙皇皇后如

是说道：“偿还债务的人会变得更富有。”她也曾在保罗·艾里布（Paul Iribé）的身上花了一大笔钱。Coco在30岁左右遇见保罗时，事业已经处于顶峰的状态。艾里布是个有创意、怪诞且具有破坏性的人，他是个优秀的插图画家，也擅长家具、珠宝与室内设计。他曾与保罗·博瑞特、尚·考克多、以及许多比他更有天赋的好莱坞制片与艺术家合作。保罗自己则是典型的艺术指导。

在此同时，欧洲正处于战争即将爆发的危机中。年逾50、但看起来只有30岁的Coco正认真考虑与保罗·艾里布的婚事。她当时的照片都是由当代最杰出的时尚摄影师为她拍摄的，包括：曼·雷（Man Ray）、霍斯特（P.Horst）、乔治·赫宁甄惠尼（George Hoyningen-Huene）等人。

对香奈儿而言，成为自己服装的模特儿，是为了能赋予她的服装更具体的生命，在此刻，她不仅是自己服装的代言人，更是一个偶像。而代言人就应该像她那样，既要个性鲜明，而且可以直接对大众发言。在这一点上，香奈儿再次证明她是走在时代前端的，当“香奈儿代言人”伊纳斯·德·拉·费雷桑日（Ines de la Fressange）在80年代开启“超级名模”时代的时候，香奈儿的这个概念得以充分证实和认同。

代表香奈儿形象的，除了她的CHANEL字母商标、双C图案、黑白金的混合运用之外，还有开创“波普艺术”（Pop Art）先河的重复手法，独树一格的文学造诣，阳刚个性与极端女性化的气质，棕发、瘦削、古铜肤色的外貌，以及从不多愁善感的特质。从小姐（Mademoiselle），到嘉柏丽尔（Gabrielle），到可可（Coco），最后变成香奈儿女士（Chanel），她已经把自己提升到时尚界的最高层级。不仅如此，在那个一切都得重新塑造的年代，她是少数几个对20世纪历史有着广大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比

加索于1938年创作了“格尔尼卡”(*Guernica*)。关于这幅名画，作家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像预言般地写道：“我们所爱的人有一天终将死去。”保罗·艾里布在一场网球赛后心脏病发，病逝于香奈儿法国南部的别墅中。命运的捉弄使她再次面对无尽的孤寂。名望与财富兼具的她，终于在抵挡不住万念俱灰的疲惫身心煎熬下，于1939年暂时关闭了她的时装店。当她的人生戏剧性地像书页一样被翻到下一页时，好像故事也仿佛应该可以就此结束了，但永不退场的香奈儿，只是从这里进入她人生的下一个段落。

香奈儿专家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在《时尚之镜》(*The Glass of Fashion*)一书中写着：“香奈儿的许多格言已经成为主宰着时尚界的不成文规定。”这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专门讨论20世纪礼仪和高雅服装品味。这位摄影师接着写道：“战后，香奈儿女士退出了活跃的时尚界。”他写下了相当具有远见的结论：“虽然香奈儿声称流行时尚不会再复活，但她的革新创作从不显得过时，这证明了她的独特性和卓越的实用性，在流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每个时装季，她的创意如同大自然的种子，会一次又一次地开花结果，与时尚界此起彼落的新秀设计师相比之下，丝毫不减她的风采。”

克

丽丝汀·迪奥(Christian Dior)在二次大战后的成功，给了香奈儿最大的打击。曾经主导时尚革命的她，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式风格服装的复辟。窸窣作响的衬裙、绉褶的布料、束腰、长至脚踝的裙摆……迪奥1947年的“新风貌”(*New Look*)与香奈儿的风格完全对立。*New Look*在那时成了女人永恒美感的代表，流行的指针，以令人

目眩神迷的装扮、来庆祝繁复的装束重返时尚圈。二次大战后，没有人想再穿Coco设计的“营养不良的皮包骨”式的服装。这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代的偶像女神，似乎已经完全被人们抛至脑后了。

香奈儿女士耐心地等候，并且保持缄默，让迪奥、克里斯托瓦尔·巴伦西亚（Cristobal Balenciaga）、皮埃尔·巴尔曼（Pierre Balmain）和雅克·法特（Jacques Fath）那些男人相信他们的确可以再次掌控女人的时尚。但是女人终究不会遗忘，Coco答应解放她们身体束缚的承诺。兴盛一时的*New Look*，也逐渐风光不再。1954年，蜷曲在沙发上的香奈儿，像准备迎战的眼镜蛇般，蓄势待发，感觉属于她的时刻又即将来临了。第四阶段的香奈儿在1954年2月5日重回时尚界，迎接她的却是冷淡的反应。此时的Coco已经年过七十，失败对她来说不仅是可怕的失望，还可能会危及她的王国存留的资产：香水。对一个早已过了退休年纪的人而言，再次试试她的运气，是需要很多自信的。但从年轻时开始，嘉柏丽尔·香奈儿就完全无视岁月对她的影响。她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引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尚，因为我属于自己的时代。重要的是，我在适当的时机做了对的事。流行时尚会变，但风格则可长存。”她在当时就验证了自己的言论。香奈儿的东山再起不仅仅是一种地位的恢复，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重生。的确，法国媒体曾经嘲笑过她、而且当时她忠实的支持者寥寥无几；人们依旧一致推崇迪奥。但是，香奈儿机器仍然缓慢且稳健地再次启动了。